

叶

San He Sui Yi Long Shu

花丛书

庄因

著

重做 一次新郎 重做 一次新郎

重做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

重做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

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重做 一次新郎

重做一次新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重做一次新郎

庄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做一次新郎／(美)庄因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三叶随笔丛书)

ISBN 7-5306-3729-0

I. 重… II. 庄…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383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4.00 元

自序

两年前，我的韩国教授朋友——著名汉学家及中文作家许世旭博士给我介绍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且把李华敏女士介绍给我。不久，我就接到了华敏的来信及出书邀约。我把文稿寄给她之后，她说“非常喜欢”。文章一似穿着的外衣，有人称赞，总是高兴的事。

我在台湾长大。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浪迹天涯了。我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作是我的一大兴趣。在台、港和中国大陆，也滥竽充数出版了十余册散文、小说、诗歌、漫画的书。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我的书能在海峡两岸流传。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1999年及2001年，两本散文集先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及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如今，再接再厉，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散文集。文人出书，就跟嫁女儿一样，是桩

大事。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天津，近代名人梁启超先生的故居也在天津，梁先生一直是我心仪的人物。这次出书，一下子想起了梁先生“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那两句名言，竟有些微微的踌躇了。

是为序。

2003年3月

目录



自序	001
----------	-----

第 1 辑 诗情与侠骨

核桃	003
踮着脚走路	008
书包	012
箱中日月	016
鞋	023
食差	027
声声去远	031
躺椅	038
诗情与侠骨	042
——两本影响我一生的书	
第三支笔	046
重做一次新郎	055
假如我有两个胃	059

MAY 17/13

我的厨房主义	062
汉堡印象	066
晒太阳记	069
疗牙心得	073
焚车记	079
市场情怀	088
状元红及其他	092
退休先修班	096
漏网之鱼	100
林海音在台北	105
靓丽的身影	111
无宠不惊,何其平凡	114
寂寞清尊醒醉间	118

第2辑 唐诗与汉堡

嗨! 你好!	127
自嘲的勇气	130
“勉强”并非勉强辩	134
唐诗与汉堡	141
“粗”话	146
美国人的三段论	151
新与旧	156
藕断丝连	159

自助餐、鸡尾酒会	164
奔向月球	168
跌破眼镜的侧目	172
孤独的重要	176
情理并重	179
消夜和其他	183
男为悦己者容	189

第 1 辑

诗情与侠骨



核桃



GUO GUO YU XIN XIANG

003

又是核桃上市的季节了。

每年一到这时候,就仿佛不期然惦念起故旧似的,有一种萧条中涩苦回甘的淡淡感受。说起来,核桃那瘦皮瘤硬又纹布一脸的外貌,还真像被岁月逐渐削缩的小老头儿模样。如果在街上迎面乍见一个并不十分熟稔的故识,特别是秋风飒飒时节,我一定凝神注视对方的头脸,要寻出眼睛来,彼此就能在微浊多草浅池一般的水光中,看见岁时的留痕。而当市上成堆的核桃出现时,这样微妙的、稍嫌浪漫却又苍凉的感受,便在心中滋生起来。

有趣的是,当你盯着一枚核桃仔细打量寻思时,竟会油然而生不辨对方的尴尬和歉疚。狭路相逢,舌结目瞠呼叫不出故旧名姓固属遗憾;似曾相识,却又茫然,就似乎不可宽饶了。核桃皮凹凸斑驳而纹路盘结,看上去,好像这里那里到处都藏了一对眯瞅疑惑的眼睛,但究竟是谁

的眼睛则无从追忆。

那天，妻唤我去市场临时买些零碎东西。进了电动大门，左手瓜果菜蔬的摊架正前方，堆起了成千上万刚上市的新鲜核桃，迎面醒目地震撼了我。这一次，我竟没有一丝一点乍逢故识的情感。说得笼统些，倒是一下子看见了童年乱离的时代。一粒粒的核桃，竟跟堆积的尸山枯骨一样，再度刺伤了我对战争的惊悸、愤恨的隐痛和无奈。死于战乱的人，不论是血洒沙场、为国捐躯；或是出师未捷丧生病痛、徙迁颠沛；或是城陷遭敌人集体屠杀；甚至死于大后方落后贫困的经济环境和卫生条件，都是成堆成堆的。我站立在核桃堆前，忘记了自己，也似乎遗忘了周遭的存在，却忘不掉浮上心来的童年记忆。

就在这时，一个穿了粉红色短衫裙的小女孩，仿佛蝴蝶一般自我身后飞跃向前，扑落在核桃堆前。她大约六七岁的年纪吧，一头金褐色的长发随着舞步飘摆。一边哼着清新柔缓的歌曲，平伸出双手，微微抬高后就插进了核桃堆。堆顶的核桃，像金字塔尖剥落的土石受到震动向下滚落。她于是又捧起双掌，如同泼水一般再把堆底的核桃向上端抛回去。反复两三次后，这种与堆玩积木块所得到的相类的快乐，激发出了她难抑的幸福笑容。当她突然之间回转过头来时，我看到的是一张圆满、平静、纯稚感人的小脸，就跟秋阳下的向日葵一样，立刻把我记忆蒙上的那层霜融解了。

战乱的记忆虽多滞浊的渣滓，但是，等浊水沉淀以后，仍有相当的亮度。秋深核桃上市，即使当时家中景况并不裕好，穿着有补缀的衣、裤、袜的我们，却也适时尝到了核桃的香美滋味。如果跟肉类或精致的糕点糖果比较，核桃算是相当普通价廉的食物了。父母总是成袋买回来，



盛放在一只大竹篮内。竹篮摆在八仙桌上，大人并不取用，好像专为我们买的。这时候，父亲就照例打开那只棕黄色的皮箱，拿出那把精美却失去光彩的核桃钳来。皮箱上贴满战前他由沪赴英伦所住过的大饭店张贴，五颜六色，非常醒目。箱内是父亲仅有的珍贵东西：三套在英伦裁制的高级毛料西服，一袭紫羔皮袍，两双尖头黑色绅士皮鞋和一个小巧精致的盒子。盒内有几件小古玩及两件英制家用小工具，除了一把指甲剪刀外，就是这把核桃钳。

核桃壳坚硬难以轧破，即使用钳，我们当时年幼力弱，也无从掌握。我们有自己发明的吃核桃方法：一是靠关门的动作把核桃挤轧破，另一法是用鞋踩破。前法用得较少，因为一则怕门受损被大人发觉后挨骂挨打，一则也怕不小心被门轧了自己的手。用鞋踩核桃是极为过瘾的事。通常是把核桃放置在院子铺砌的青石砖上浅度凹陷处，不是用踩蚂蚁的跺脚式，而是鸽子俯冲低飞抓起猎物又腾空逸去的鹰扬潇洒。抬腿落踢，仿佛下脚有万钧之力，其实只在核桃表皮疾速擦过，砉然开裂，大功告成。那脚劲，疾徐收放，都有相当功夫。轻则会把核桃踢到丈外之遥，过重则粉身碎骨。

父亲是读书人，自然不会赞成我们这种别开生面的粗糙方法。岁月即使扰攘，人文精神涣散，人的情绪也十分低落，虽如此，他仍保持某种程度的人格尊严。特别是在一般日常行为举止上，他的要求是不苟的。比方说，上桌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坐姿一定要端正，碗里绝不许有余粒，咀嚼食物或嘴里含有东西时不许说话，大人讲话不准插嘴，吃完饭碗筷一定要放在定位，上床睡觉前务必把鞋端正放在床下等等。当然，用脚踩法吃核桃也是他不能忍

受的。

年关逐渐迫近的时候，父亲的急躁程度会显著上升。然而，年节一到，他却又变得和颜悦色了。除夕夜，我们家总是按北方规矩包饺子。母亲也会发挥神奇的潜力，变出一顿意想不到丰盛的年夜饭，还有我们兄弟翌日新正穿的新衣和压岁钱。吃罢团圆饭，父亲总是张罗着玩掷状元的游戏。游戏开始不久，他便在我们兴酣意炽之际撤离，自己退到炭火盆边去轧核桃，把剥剔出来的核桃肉拿过来，要我们每人摊开一只手掌，逐一把碎核桃肉放在每人的掌心上。有时，他索性叫我们张开口，像大鸟喂食一般把核桃放进我们嘴里。

离开贵州以后，基本上也离开了战乱。先后在四川、南京住了近四年，再也没吃过核桃。一直到了60年代的台湾，就在我去国的前三两年吧，有朋友从香港来，送给父亲一小包核桃。那年过年，除夕吃罢年夜饭，父亲照旧又张罗着玩掷状元游戏。然后，他照例静静退到一旁。这回，他把那十粒左右珍藏的核桃拿出来，重新将那把核桃钳自箱中取出，沉默地轧着核桃。我隔着烛光望过去，他的头发疏落，也已花白。那把伴随着他行过千山万水的核桃钳，已经生涩有锈，经过他的拭擦，又恢复了失去的光泽。而他握攥钳子的手，却不似三十年前的熟巧了。待他把轧碎剥出的核桃肉拿过来，仍似往时要我们摊开一只手掌时，我看见父亲微浊多草浅池一般的眼睛，泛着岁时投影的水光。我忽然觉得胸膛紧热，泪水开始充盈。我把目光迅速移向他的手，在我们数只厚实宽大的掌前，那手也相对地显得极是干扁削小。

父亲过世已经六年。冥域大概是没有核桃的。我忽然想起半个核桃壳就似一具核舟。等哪天晴好风平浪静，我

就把几个核舟串起来带到海边,让核舟载着父亲的灵,缓缓漂向海的那边……

1986年12月10日



CHONGZHUOYICIXINLANG

007



跼着脚走路

小时候,家庭中的礼教观念是相当严苛的。比方说,一家之主的父亲若是高卧在床,或是闭目假寐养闲,为孩童的,则必须行路蹑手蹑脚,生怕会惊扰了父亲大人的威严,高声喧哗肯定是不可以的。母亲若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都会以手势或“嘘”声提示儿辈,不得莽撞。所以,跼着脚走路,自小便培养成习惯了。

除了不得惊扰父亲大人(对母亲大人纵也蹑手蹑脚,终究不若对父亲大人的畏敬,这也许是中国母亲天生的有“好生之德”之故吧),跼着脚走路,还用在另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若是心里有鬼(洋人所说guilty conscience,意谓“做贼心虚”),则就是俗话说的“脚底板上抹油——溜啦”。比方说,因为清理桌子,不小心把父亲的毛笔摔在地上,笔头戳地变成刷子状了;或是驱打一只苍蝇而不慎失手将痰盂打破等等。结果都会使自己“提高身价”,跼着脚



走了。

后来渐渐长大,赶上“西风东渐”的狂飙时期。“阴沟流水”(English)一下子就把许许多多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及价值观冲得七零八落了。自己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到了台湾,居然听起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样的古典音乐来了。京剧、地方小曲、饮食习俗等等,逐渐为“番物”取代,以为不改是守旧,是落伍。洋玩意儿渐多,自以为是的观念也逐渐形成。但,不管怎么说,事“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对于公理原则,仍有一种“想当然耳”的态度。对于大人的庭训,也绝没有今天为子女者公然“反抗”或“反唇”的情形。而基本上,大人也都大半安分守己,不会做出让他们自己也“掂着脚走路”的行为来。大家不像今日之争名重利,竟弄得一团糟了。冥冥之中,大家都遵守着中国自古以来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原则。现在则不同了。谁不搞钱,谁不争名(用什么法子达到目的似在所不计),谁就是不识时务,就是不上进。国会议员可以在国会殿堂每日表演“肢体语言”特技,谁还会掂着脚走路?不要说心中怕扰了别人安宁而掂着脚走路,就是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仍为,做差了就做差了,也绝不掂着脚走路!“理直气壮”、“勇往直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乃是他们今日行为之标示。

我是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之前,政治气氛淡化之前就离开了的。再度漂洋过海,漂到当年认为是新文化乐土的地方。二十余年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个地方的人,其实最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东西了。他们喜欢要别人接受他们的。他们乐于“给”而吝于“受”。结果呢,在他们本土上日渐受到抵制的烟草竟“强迫”地丢给台湾了。而台湾卖给他们的东西,总是千方百计挑眼找毛病。于是,我就想到,